

中小型农村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渐进式变革

——以黄兴镇化工工业的兴衰为例

董 云¹, 马 理²

(1 湖南师范大学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2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以长沙县黄兴镇的化工厂这一中小型农村企业的典型代表进行实证研究, 说明用强行淘汰的方式去促使农村企业的产业升级可能是欠妥的。对政府而言, 它重创了地方财政, 失信于人, 造成社会不安定, 引起国有资产流失; 对乡镇企业和企业主而言, 它阻止了其财富的进一步扩充和社会化, 中断了企业进化, 并致社会信用缺失; 对银行而言, 它形成了大量呆坏帐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 同时可能诱发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因此, 中国农村企业的产业升级应当谋求一种渐进的变革模式, 只有居安思危渐进式的变革才能引导中小型农村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关 键 词: 中小型农村企业; 产业升级; 渐进式变革

中图分类号: F27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03)03-0043-03

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农村企业在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传统的农村经济的生产经营模式开始凸现其局限性, 时至今日, 为数众多的农村企业正在遭遇着愈来愈大的压力和困惑。强行淘汰可能是欠妥的, 中国的农村企业需要一种渐进的变革模式。但中小型乡镇企业如何才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营模式的跃迁? 根据规模、效益、影响等指标, 笔者在将农村企业区分成大型、中型和小型 3 类的前提下, 以长沙市长沙县黄兴镇的化工厂这一中小型农村企业的典型代表进行实证研究。

一、黄兴镇化工工业的衰败

黄兴镇是我国辛亥革命时期著名革命家黄兴的故乡, 黄兴镇的化工厂诞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经过多年苦心经营, 在 90 年代后期达到鼎盛, 或大或小的化工厂星罗棋布, 是当地政府曾经引以为傲的拳头产业之一。黄兴镇化工厂的主要产品有 4 种: 硫酸锰、硫酸锌、焦亚硫酸钠、七水硫酸锌。尤其是各化工厂生产的硫酸锰, 占到世界总产量的 40% 之强, 且质量上乘、价格低廉, 在国际市场上拥有很强的竞争力。然而, 由于硫酸盐生产过程中的强污染, 它们给当地的生态和居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危害。2002 年, 经国务院领导亲笔批示, 中央派出检

查组亲临实地进行督导, 省、市、县分别下达红头文件层层落实, 黄兴镇的化工厂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几乎在一夜之间全部被取缔, 专项整治取得了实效^[1]。

二、强行淘汰的成本

平心而论, 像其他大多数中国农村企业一样, 黄兴镇化工工业的产业升级与经营模式跃迁是早就要进行的变革。但问题是, “突然死亡”式的强行淘汰是否妥当, 笔者试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 政府的损失

首先, 化工厂的关闭重创了地方财政。黄兴镇历来有两大拳头产业: 化工和花木。尤其化工产品大多出口创汇, 质优价廉, 在特定的产品领域甚至有渐成寡头之势。关掉化工厂, 好比是斩断了镇政府财政的一只手, 全镇工业总产值出现了大幅滑坡, 短期内难以复原。

其次, 失信于人, 使乡镇企业主的担心成了现实。这次的整顿是突然死亡式的强行淘汰, “封厂”之际, 各厂手头未履行的合约颇多。如某厂当时已签订但未交付的国际国内合同就达到了 1 000 多吨, 经济价值 300 余万元^[2]。由此引起的经济纠纷、索赔、欠贷等系列活动颇为棘手。失信于商, 对今后该地区新的乡镇企业的创立与业务开展非常不利。更为严重的是政府失信于广大乡镇企业主, 不恰当的整治措施客观上歪曲了政府的本意, 无意中印证了乡镇企业主对政策多变的恐惧, 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再次, 还可能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多年来, 黄兴镇的化工工业发展势头强劲, 极大地带动了当地其

收稿日期: 2003-03-17

作者简介: 董 云 (1973-), 女, 汉族, 湖南长沙人, 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他相关行业的发展,如煤、电、运输、通讯、包装等,在安排当地及附近农村剩余劳力就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推动农村城镇化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整治行动从源头上断掉了不少人的“财源”,特别是化工厂的职工,由于在厂工作多年,责任田甚至都被生产队分给了别人,一下子重新调整又不太可能,而社会就业形势严峻,在短期内没有缓解的倾向,这就连吃饭、给小孩交学费都成了大问题。由此导致了更多的社会不安定。

最后,可能引起国有或集体资产流失,大做人情买卖。整治行动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将化工厂的各种动产不动产变现,目前不少化工厂正在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但由于乡镇企业缺乏合理科学严密的评估机制,因而资产处理可能留下人情口子,让不法分子钻空子,乘机掠夺国家与集体财产。资产流失了,银行的贷款还不上,这个责任最终还得由政府背着。因为当初支持乡镇企业发展是政府作的担保,然后从银行拿的钱,现在企业没了,它在银行挂的帐,政府当然要负一部分责任。

(二) 乡镇企业和企业主的损失

当前的中国乡镇企业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是改革开放之初的“吃螃蟹者”,凭着对市场与需求的敏锐触觉凭着“胆大”和创业环境的宽松而发家致富^[3]。专项整治关闭了财源滚滚的化工厂,因而阻止了乡镇企业主财富的进一步扩充。同时,由于乡镇企业的进化被人为中断,乡镇企业无法完成经营方式与管理模式的升级换代;企业主也失去了经历经济新形势和再社会化的机会。企业主仍然会抱定固有的思维与处世方式。其中一部分人因为对前途不确定性的恐惧被固化成了个人思维的理念,就会彻底弃业,根本不会东山再起;另一部分人即算再办厂,也肯定仍然会沿用以前的模式与经验,这将注定他们的二次创业会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旧的经营模式只有在特定的外部环境下才有效,面对着飞速发展的社会变迁,乡镇企业如果墨守成规,恐怕逃脱不了被淘汰的命运。而且,由于黄兴镇的化工厂折戟于政府管制而不是纯粹的市场挫折,对后继者,企业主起不到带头示范作用,相反却能以切身经历传递一些“不好”的信息:如告诫后来者,政府是多变不守信的,“赚一点算一点”千万不要作长远打算。可怕的是,这些歪理还颇具说服力。孟子说“无恒产者无恒心”,“有恒产者”才能“有恒心”,一旦广大乡镇企业主认识到努力难以获得“恒产”,不能树立其

长远的目标体系,就必然会导致无“恒心”,短期化行为就不可避免了。由此导致社会信用缺失,对市场经济形成巨大冲击。并且,陈旧的经营模式并不会依从政府的初衷而实现合理的跃迁。

(三) 银行的损失

在黄兴镇化工企业的发展中,镇政府、业主与银行构成了一个典型的三方博弈。由于镇政府是地方政府、集体利益的代表,而银行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因此这个博弈实质上体现了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三方矛盾冲突。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体制下,国家利益缺乏合理科学的代理人,因此是一个“虚”的概念,但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却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的东西。因此,“集体”与“个人”就可能从自己的利益角度出发联合起来,牟取更大的利益。比如镇政府本应当督促乡镇企业主在税后利润中拿出一部分钱去还贷,但它也许不会主动这样做,因为它可能与乡镇企业主存在一些不明言的“交易”。在此过程中,镇政府获得了更多的财政收入,安排了更多的剩余劳力就业或者得到了更多的政治资本等等。作为交换,他当然会默许业主们不同程度的谎报经营状况截留资金,或者在污染治理及各次的整治行动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镇政府与乡镇企业主结成联盟后,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本应当回流到银行的资金改道进了集体与个人的小金库,国家蒙受损失,而乡镇企业欠贷资金的雪球越滚越大。化工厂在专项整治中被强行取缔了,政府不是生产部门,无钱还贷;把动产不动产变现所得根本不足以还清历年所欠银行款项。从经济学角度论,政府其实根本没有资格做乡镇企业借款的担保人。所以,银行也是一个利益的绝对损失者。

三、新的恶性循环

基于以上分析,从微观的角度论,博弈无赢家,国家、集体、个人都是利益损失者。而如果从宏观的角度分析,结论也不容乐观。

专项整治将黄兴镇的化工厂强行取缔关闭后,但乡镇企业主却将各化工厂的生产设备的转让到了广西、云南或湘西的边陲小镇。这一方面说明了如黄兴镇化工厂这样的陈旧的硫酸盐生产方式在非发达地区还大有市场还有利可图,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忧虑地意识到新的恶性循环正在形成。黄兴镇的化工厂之所以被取缔,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污染严重影

响了当地的生态与居住环境。但即将接接力棒的外地新化工厂的投资环境比起黄兴镇来相差更远,无法期望他们按照现代环保高标准的要求进行运作,并在此方面有所改进。可见,强行取缔解决不了环境污染,纯粹的“禁”根本不可能使之“止”^[4]。污染就像一个可怕的癌细胞,轻易的从甲地转到了乙地,并进而形成新的恶性循环。从宏观上论,这样的治污实在没有任何含义。

四、渐进的变革模式

黄兴镇的化工业在发展中碰到的问题带有很强的普遍性,它的兴衰是中国中小型乡镇企业 20 余年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在黄兴镇这个地方出现众多的化工厂并非偶然,它得益于便利的交通、政府的支持、充足的能源供应和顺畅的排污,因此黄兴镇化工厂的存在有其客观优势与必然性。它们滋生于市场经济的肥沃土壤,为农村经济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像其他中小型乡镇企业一样,黄兴镇的化工厂缺乏科学合理的指导与规范,因而后继乏力。放任自流式的自生自灭,造成的恶果就是产业结构低下、经营模式老化、漠视环境成本、侵占旁观者福利。随着经济发展与中国入世,这类企业如不思变,注定会沦至生产链的底层,那时再想“翻身”就难了。

但是,中小型乡镇企业的变革却不宜采取狂风暴雨运动式的整治方式,因为这样付出的代价太大。以黄兴镇的化工厂为例,尽管存在诸多问题,多年来这些企业仍然在不断壮大,它们对当地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有目共睹,“一关了之”使国家、集体、个人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对普通的化工厂职工来说,失去经济来源带来了一系列的难题。在当前严峻的社会就业形势面前,谋求二次就业极其艰难,若无谋生的途径,社会不安定因素会不可避免的增加。专项整治行动过后,黄兴镇政府开始痛定思痛,决心以建设浏阳河风光带为契机,大力发展当地传统的绿化苗木、树桩盆景产业,大力建设黄兴镇生态工业园^[5]。这样的想法确实不错,但完全的产业替代恐怕短期内难以完成,要弥补因化工厂关闭留下的财政空缺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

因此,对于中小型乡镇企业的治理,笔者更推崇一种渐进的变革方式。这具体体现在:首先,要帮助

乡镇企业进行产业升级。比如引导黄兴镇化工厂这样的基础类化工企业逐渐向精细类化工企业转化并力争掌握核心技术,降低企业与经济周期的相关系数,由资本集约型向技术集约型进化。其次,要帮助乡镇企业实现经营模式与管理模式的跃迁。淘汰首属群体的家长制管理,而推行先进的科层制。禁止以往乡镇企业忽视环境成本,牺牲环境资源换取生产与利润扩张,肆意侵犯旁观者福利的做法,而利用入世后环境保护的高标准严要求来规范乡镇企业的运作。但所有这些措施,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政府部门的长期主动科学合理的指导。只有居安思危渐进式的变革才能引导中小型乡镇企业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任何急功近利暴风骤雨式的治理都可能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农村改革中,我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村改革见效非常快,非常显著。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村的问题都解决了。”^[6]这段话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强调乡镇企业的重要性和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二是告诫人们发展乡镇企业任重而道远,还有不少问题亟待完善。因此,在当前帮助中小型乡镇企业走出困境的过程中,要切实注重运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积极稳妥的推行渐进的变革模式。只有在产业结构、经营方式、管理模式都实现成功的蜕变后,中国中小型乡镇企业才有可能与时俱进,步出低谷,走向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参考文献:

- [1] 颜海均. 治污风暴席卷三湘 [N]. 三湘都市报, 2002-06-22(1).
- [2] 曹 辉. 黄兴镇污染企业关 [N]. 三湘都市报, 2002-06-22(1).
- [3] 马 理, 董 云. 走出困境论中国农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J]. 甘肃社会科学, 2002 (6B): 80-83.
- [4] 马 理. 如何在环境保护中谋求社会最优 [J]. 云南财贸学院学报经济管理版, 2002 (5): 92-94.
- [5] 何 俊. 湖南花木集体走秀 [N]. 潇湘晨报, 2002-09-26 (A6).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38.